

[首页](#) >> [书目文献](#)

《庄子》中的人物、人名资源及其对人名研究的价值

冯坤

内容提要 《庄子》保存了不少人物及其姓名。无论这些人物是否为虚构，它们的存在对于人名研究或姓名学研究仍然可以算得上一份珍贵的资源，对于其他历史文化研究也具有一定价值。

《庄子》的体例多用寓言，可以说几乎是由人物故事连缀成书的。全书33篇，其中仅5篇是典型议论文，且篇幅极短；此外又在《齐物论》等篇，存在一些连续的议论段落。其余的部分，则由数百个或并列连属、或互相独立的人物故事呈现给我们一份光怪陆离的人物表。

这些人物的存在，对我们来说，是一份珍贵的资源。但我们要研究利用这些资源，却首先需要面对相当复杂的背景：其一表现在其寓言体裁具有强烈的文学性，其人物真伪难辨；其二，其书并非一时一人所作，其中可能夹杂晚出篇目，也使人物源流混杂。对于文学性而言，书中的人物，未必是实写，但形象存留至今，也未尝不是时代背景的反映，仍旧存留有一定价值。对于晚出篇目而言，出土文献已经证实书中篇目至晚不过汉初^①，考虑到形成篇章的基本结构或者观念需要时间来酝酿和发展，这些篇目萌芽的时间可能还要更早一些。《庄子》全书的成书时间，仍然被限定在战国中晚期至秦末汉初这段时间之内，大致可以排除汉人虚造的可能。至于成书年代不一、人物源流混杂的问题，由于《庄子》全书普遍被认为是庄子及其后学所作，书中不同篇章之间存在大致相近的主题和传承关系，我们可以辨析其传承源流，及其在不同支派之间显现出的细微变化。《庄子》流派的细分，长期以来聚讼不定，学者各有其标准，其中刘笑敢先生《庄子哲学及其演变》分派简明，持论客观，为学界所普遍接受，故本文从之。其说以为内篇出现时间最早、为全书核心；并将外、杂篇分为继承内篇、兼综儒法、抨击儒墨三类支派，简称为“述庄派”、“黄老派”、“无君派”，三者内部语词各有共通之处，各自也对内篇有所呼应；《说剑》则被看做孱入的篇目，不加讨论^②。不过《盗跖》、《渔父》、《让王》刘书划作“无君派”，但三篇与《说剑》相似，历来被怀疑晚出，文体也与“无君派”不同，尤其前两篇与其他篇目相比，寓言的文学色彩、叙事技巧和单个寓言的篇幅都有明显的发展，出现时间当在三派之后，故本文将其单独处理。此外尚有一些孤立存在的人物姓名，独立反映出了某些文化现象，或者保存了故训旧说，也可以为我们采取，以备训诂之用。

我们研究和利用《庄子》中的人物姓名，对于《庄子》一书而言，可以疏通文脉，既而细致入微地理解其思想；对于广泛的文化研究而言，则可通过考辨系联，积累多方面的知识：人名的姓氏和身份，能够保存古代世系和族氏的信息；从人名的名与字中，可以知晓古人取名的规律；人名中的常见用语，还有助于辨析名物、语汇，理解古人的文化心理。先秦时代去今久远，只言片字亦足珍贵，对于这份丰富的资料，如果因为它的复杂性而轻易将其弃置，这不得不说是种遗憾。本文希望，能够在此介绍对《庄子》人物姓名的研究状况，并列举《庄子》中有哪些人名资源可资利用，以求抛砖引玉。如有所补，幸莫大焉。

一、《庄子》人名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传统史学对人名研究相当重视，因为人名关系着古史、世系、族氏等重要研究领域，同时也是条贯史籍的重要线索。故而传统上的人名研究，多依附《汉书·古今人表》，重点在于搜罗古史资料；或多依附《左传》，考证国别、族氏，辨析人名用例。至于诸子之学，这方面的成果则主要在考证孔子弟子名籍；而道家古籍恍惚难辨，针对性的研究略显不足。

《庄子》多用寓言的写法，使历代学者对其中人物的真实性普遍怀疑，因此对《庄子》中的人名，历来研究并不充分。只有《汉书·古今人表》出于人物品鉴和道德评判的视角，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史料真实性^③，方才使用了一些《庄子》中的古史和思想史材料。《汉书》及《人表》的注家，随之补充材料、校读异文，这方面的研究可参见王利器、王贞珉《汉书古今人表疏证》。此外对《庄子》人名的研究则分散保存在注疏中，主要存于《经典释文》和成玄英疏。大多数注《庄》者更加关注义理，《释文》和成疏却在名物考证上有所用心，多存古注。不过后者受道士身份所限，容易过度阐释。

近代以后，出现了俞樾《庄子人名考》^④和潘雨廷《庄子人名释义》^⑤两篇专论。俞樾另著有《楚辞人名考》^⑥及《春秋名字解诂补义》^⑦，对于如何整理研究先秦古籍中的人名，他有着广阔的视野和通盘的考虑。俞樾的考证在汉唐旧说和现代学术之间，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清人注《庄》之集大成者，如王先谦《庄子集解》、郭庆藩《庄子集释》，都对此书相当重视、大加引用。至于潘雨廷文，重点是以人名贯穿《庄子》的脉络线索，并统计主要人物出现的位置和频率。

当代针对《庄子》寓言的文学研究，以及针对古汉语专有名词的语言学研究，实际上已经涉及了这个领域，但深度和广度都有不足。出土材料中的人名比较丰富，但目前整理最为系统的当属金文人名与族徽，而它们与诸子书的覆盖范围存在较大差异。近出的简帛文献，时有方术、世系、文书内容，其中屡见人名，与此相关的考证则往往能与《庄子》

收藏文章



周访问排行	月访问排行	总访问排行
杜甫《望岳》赏析	杜甫《春夜喜雨》赏析	阳光下的罪恶 (3)
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赏析	杜甫《春望》赏析	杜甫《客至》赏析
宋代家族与文学【第二章】	辛弃疾《青玉案·元夕》赏析	

互相勾连，欠缺之处则在于零散。人名研究容易失之于材料分散，我们期待对此全面整理和考证，而这正需要我们今后的努力。

二、《庄子》人物的世系与族氏

近年上博楚简《容成氏》公布，简文开篇与《庄子·胠篋》中古帝系统相近，《庄子》中的古史人物成为关注焦点。《庄子》中颇多古史人物，所涉之人却与其他古籍大相径庭，学者多以为不可信。但《庄子·寓言》篇自称“重言十七”，《释文》便解作“引重之言”，上博简也证明了《庄子》的引重有所本，未必合乎史实但却反映了某些普遍流传的观念。但我们使用这些资源时，有一点需要谨慎处理：古史人物除《胠篋》成系统之外，大多零散分布，《庄子》对于他们的态度，存在一定内部差异。古史叙述摇身一变，便可以表达不同的效果：《胠篋》这一类叙述是站在当时的时间点追溯上古，旨在追慕理想化的“至德之世”；另外一种古史叙述则历数从古至今的人物，旨在批判“道”的衰落与时代的沦丧。前者对古史人物的评价是正面的，后者为反面，二者都是对历史的建构。表1⑩对古史人物进行了统计，如果对照原文，可以看到：在内篇中，《逍遥游》和《齐物论》所引的彭祖、黄帝都不是尽善尽美的典范，但至少是长寿与智慧的象征；《养生主》等三篇中的古史人物则是值得追慕的典范人物，只有混沌有些特殊，作为典范终因“日凿一窍”而破坏致死。《胠篋》所代表的外、杂篇中的“无君派”抨击儒家标榜的“圣人”，便追溯至三代以上，对上古人物给予了至高的肯定，《马蹄》亦是如此。外、杂篇的“黄老派”实际上是兼综儒法的支派，其中对古史人物乃至黄帝都毁誉参半，其中《在宥》、《天运》、《缮性》三篇建构了世道沦丧的历史叙述，而在这个叙述中的燧人、伏羲、神农及黄帝，便都是被批判的对象，其余篇章则不然。“述庄派”旨在传承内篇，与内篇呼应最多，在古史人物的使用上也与内篇相似，没有对历史进程的批评，这些篇目中的古史人物或许没有尽善尽美，但仍然表现出了正面的形象。

表 1 《庄子》古帝表

篇目	黄帝(出现次数)	其他古帝
逍遥游		彭祖
齐物论	1	彭祖
养生主		伏羲、几遽
大宗师	2	雍韦氏、伏羲氏、彭祖
应帝王		泰氏、混沌
马蹄		赫胥氏
胠篋		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庐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
在宥	2	
天地	1	浑沌氏
天道	1	
天运	2	巫咸招(当为务成昭,即《汉书·艺文志》之务成子)
刻意		彭祖
缮性	1	燧人、伏羲、神农
至乐	2	燧人、神农
山木	1	神农
田子方	1	
知北游	2	神农、雍韦氏
徐无鬼	1	
则阳		容成氏、冉相氏
外物		雍韦氏
盗跖	2	有巢氏、神农、蚩尤

至于《庄子》中的春秋战国人物，有些可以考证出国别和族氏，这对于理解《庄子》的创作背景，以及考证春秋战国的家族脉络，都有一定益处。如《养生主》有公文轩，俞樾考证公文氏为卫国大族，公文轩当为卫人；又如《山木》有北宫奢，《释文》引李颐云为卫大夫，北宫氏在卫为大族，《古今人表》有北宫文子。不过相比之下，对思想史价值更大的，当属鲁国的颜氏。

《庄子》中颜氏人物所占的分量，实在不容忽视。儒家的颜回，在《庄子》中令人惊讶地出现了14次⑩，要知道老子全书中才出现16次。颜回的形象大多出现在内篇和“述庄派”篇目，此外还有“黄老派”的《天运》1次，以及晚出的《让王》、《渔父》、《盗跖》共4次。有些颜回故事，其中的概念甚至对道家心学相当关键：如内篇中2次出现颜回，《人间世》中得悟“心斋”，《大宗师》中又入“坐忘”境界。《庄子》中另有鲁贤人颜阖，共出现4次，无独有偶，也是3次在内篇及“述庄派”篇目，1次在《让王》。内篇《齐物论》篇又有颜成子游，《释文》以为姓颜、谥成，而俞樾以为当为颜成氏。值得注意的是，王叔岷《庄子校注》提出：“孔子弟子言偃，字子游。颜成名偃字子游，假托孔子弟子之名、字耳。”⑩无独有偶，上博简中言偃之言，写法恰与颜回之颜相同(11)。颜成子游有可能是比附言偃创造出的形象。此外，杂篇“述庄派”篇目《徐无鬼》亦有悟道者颜不疑，吴人。如果算子游在内，颜氏4人22次出现，大部分出现在内篇与“述庄派”，这体现出了两部分篇目中特殊的思想倾向。

众所周知，颜氏是孔子母家，除颜回父子外，尚有多人从孔子游。《庄子》中的颜氏人物，可能正是依靠这个背景而创作。子游、不疑的身份不能下结论，但颜阖在书中明确为鲁国颜氏，他的故事也与颜回有重合(12)。颜回、颜阖在《庄子》中的形象对儒家多少有些反讽的意味。颜阖崇尚养生，《列御寇》中直接对鲁哀公批判孔子；而颜回在《大宗师》中的“坐忘”，不仅逐步忘却儒家立身之本“仁义”和“礼乐”，甚至孔子反而请从颜回之后，这在尊崇的同时也是一种解构。“颜氏之学”在先秦思想史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以致《庄子》如此借重颜氏的形象，《庄子》的这些寓言无疑拓宽了我们的思考背景。

另一个与思想史有关的家族，是宋国的华氏。《庄子》中最常见的宋国君主为宋元君，注者普遍以为即宋元公。元公与公族华氏的积年斗争，具载于《左传》。《庄子·则阳》有思想家华子，可能便出自华氏；《让王》中又有子华子，与华子同样倡导贵己重生，有可能为一人(13)。华子的思想颇类杨朱，杨朱思想如何作用于庄子，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但庄子本是宋人，华子长期家族政治斗争的背景，与宋地的文化影响，或许可以填补这一缺环(14)。

三、《庄子》中的重名现象

古人取名有一定的规则，也存在某种类型上的偏好。这类规则见于史籍者有《左传·桓公六年》申繻所言“五法六忌”：

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以名生为信，以德命为义，以类命为象，取于物为假，取于父为类。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15)

对比实际应用，“五法六忌”带有一定理想化色彩。但它仍然表现出相当理性的取名观念。至于非理性的取名规则，目前我们从出土文献中能够窥见一些线索：放马滩秦简《日书》甲种有《亡盗》，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有《盗者》，两篇日书以生肖配干支，推测盗贼的相貌、处所和名字必与该日所配生肖有关。《日书》能对人名做出这样肯定的推测，前提只能是当时存在按干支固定取名的习惯。所以有学者认为，取名有专书，很可能按日编排(16)。

方术之外，吉语、俗语、风俗、道德观念、社会现象都会影响取名的偏好。这样导致古人重名现象屡见篇籍。梁元帝撰有《古今同姓名录》一卷，今存《永乐大典》辑本两卷。这类著述还有明余寅所撰《同姓名录》十二卷及周应宾《录补》一卷(17)。这些研究虽然孤立零散，但至少可备训诂之用。《庄子》中有数百人名，下表2收录了一些笔者个人目前所见到的重名，希望将来能够加以补充：

表2 《庄子》同姓名表

篇目	人名	内证	外证
逍遥游等	肩吾		庚信之父庚肩吾
大宗师等	伯夷		《山海经·海内经》有氏羌之祖伯夷父。郭注云颛顼师。《汉书·古今人表》有柏夷亮父。颛顼师。《人表》伯夷作柏
大宗师	孟子反		朱熹《论语集注》以为即《论语·雍也》之孟之反，亦即《左传·哀公十一年》之孟之侧。字反。《左传·宣公十二年》等处又有楚公子侧。字子反
骈拇等	离朱		《孟子》作离娄，古之明目人。《山海经·海外南经》等处均有离朱。郭注云《山海经》图为神鸟
天地等	被衣	《应帝王》作蒲衣子	包山简 199 有真人石被裳
山木等	市南宜僚		《左传·昭公二十一年》有侍人宜僚
山木	王子庆忌		《吕氏春秋·忠廉》有吴公子庆忌(即我们耳熟能详的要离刺庆忌故事)；《管子·水地》有涸泽之精庆忌
田子方	子方字无择	《让王》有北人无择	岳麓简《奏藏书》有冯将军毋择
徐无鬼	徐无鬼	《天地》有门无鬼，又作无畏	包山简 176 有舒亡畏；《左传·闵公二年》等有齐公子无亏，又作无诡
列御寇	伯昏瞀人	《德充符》、《田子方》作伯昏无人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有鲁公子务人。文公十八年有公冉务人。以及郑公教人钟、益
列御寇	列御寇		《左传·庄公二十二年》有陈公子御寇
天下	禽滑厘		《孟子·告子下》有慎子(很可能并非我们熟悉的慎到)。名滑厘

以上人名中，肩吾在《庄子》中出现4次，3次在内篇，一次在“述庄派”的《田子方》篇。其中《大宗师》论道，有“肩吾得之，以处太山”之语，《释文》云：“司马云山神，不死，至孔子时”，成玄英疏云：“得道，处东岳，为太山之神。”但《田子方》的肩吾问道于孙叔敖，地位和修养看上去都低于作为贤人的后者，成疏云：“肩吾，楚之隐者也。”《逍遥游》和《应帝王》中的肩吾地位也不高，是人神难以分辨。或许到了较晚的《田子方》，这里的肩吾已经是以神灵肩吾取名的楚人，南朝庾肩吾只是从其后而已。

说句题外话，六朝似乎广泛存在以传说人物或神怪取名的风气。除庾肩吾外，六朝名人尚有东晋刁凿齿，典出《山海经·海外南经》；谢灵运有堂弟名惠连，而陆终六子之参胡，《世本》云名惠连；东晋重臣殷仲堪，也可能取名于传说中高辛氏“八元”之仲堪。这一时期以释、道二教为名者，同样为数不少(22)。

让我们回到上表，其中被衣是传说中的上古隐者，石被裳作为占卜的贞人，可能以传说为名。《高士传》中有披裘公，又有林类“被裘拾遗穗于故畦”(23)，“披衣”的动作，在神话中可能是世外高人闲散生活的象征。庆忌本是涸泽之精，属于妖祥鬼物之类，王子庆忌和公子庆忌的取名，有可能出于对神怪的仰慕(24)，也有可能如《日书》一般从日值神灵得来。离朱作为人名，可能取自神鸟传说，但不排除明目之人的传说与神鸟同源。“瞀人”或“无人”可以解作昏昏之人，即愚人，取自谦之意，在《庄子》中又引中为“无己”、“恍惚”一类道家观念(25)。“无择”、“无畏”、“宜僚”，是当时道德观念的反映。“反”与“侧”是当时常见的名、字同义。“御寇”，则是社会现实的反映。

四、《庄子》中的人神共名

上文中的庆忌、被衣，反映出古人以神话或传说取名的现象。不过在先秦典籍中，有些情况更加复杂，即人与神灵纠缠不分，恍惚难辨。这往往源于古史神话及其层累本身难以厘清，历史上又长期存在整合信仰体系和理性化解读古史两种相反的思潮，故而古人会在先民的神话视角中变成神，神也可能因为后人的求实解读而牵合为人。见于《吕氏春秋·察传》和《韩非子·外储说》的“夔一足”故事就是很好的例证：

舜曰：“夫乐，天地之精也，得失之节也，故唯圣人为能，和乐之本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26)。

夔，我们知道不仅是舜的乐正，也是传说中一只脚的神怪。这个故事里对夔的解释，为了理性化而不惜玩弄文字游戏，以去除“一足”这种超自然的特征。然而夔的形象，却仍然作为和乐器有关的一足神怪而存在着。《庄子·秋水》中便有“夔谓蚘曰：‘吾以一足蹠蹠而行’”之语。而《庄子·达生》中，夔被认为是种山间的精怪，《释文》称其“状如鼓而一足”：

沈有履，灶有髻。户内之烦壤，雷霆处之；东北方之下者，倍阿鲑蛭跃之；西北方之下者，则泆阳处之。水有罔象，丘有峯，山有夔，野有彷徨，泽有委蛇。

无独有偶，上文所列的另一种精怪“履”，其名也与商汤相同。不过“履”字司马本作“漏”，是否确与古史有关，不得而知。

前文中庾肩吾很明显是人取名于神，但《庄子》中的四处肩吾，则是一个神不分的人的例子。同见于前文的明目人离朱与神鸟离朱，情况也有相似之处。袁珂《山海经校注》以

为离朱与南方朱鸟神话有关，象征着南方、火、太阳等光明的事物，并认为：“世传古之明目人，又或冒以离朱之名，喻其如日之明丽中天、无所不察也。”(27)

还有一个例子虽不见于《庄子》，但在道家哲学中关系非同小可，这便是传说中老子的姓名“李耳”。《太平御览》卷八九一引汉应劭《风俗通》：“呼虎为李耳。俗说虎本南郡中庐李氏公所化为，呼‘李耳’因喜，呼‘班’便怒。”这便引起了许多对老子生平和老子形象的猜测，有些学者以为老子寅年或寅日生，以虎为小名(28)；另外一方面，老子形象也可能从虎神虚构而来。

《庄子》中不只有人物与神怪同名，另外又有三处古史人物与星辰同名的例子：

1. 豕韦。《大宗师》、《知北游》、《外物》三篇有豕韦氏，《释文》引李颐说为豕韦。豕韦为五伯之一，殷之霸主(29)。

作为星辰，《吕氏春秋·有始》注：“东壁，北方宿，一名豕韦，卫之分野。”(30)《左传·襄公十八年》注亦云：“岁在豕韦”。《正义》云：“豕韦一名姬誓，当亥之次也。《帝王世纪》卷十星野：‘自危十度至壁八九度谓之豕韦。’《广雅·释天·星》：‘营室谓之豕韦。’”(31)

2. 傅说。见《庄子·大宗师》：

傅说得之(道)，以相武丁，奄天下，乘东维，骑箕尾，而比于列星。

《楚辞·远游》亦有“奇傅说之托星辰兮”(32)。《国语·晋语二》：“尾上一星名曰天策，一名傅说。”(33)《开元占经》则有专门的傅说占。

3. 伯乐。见《庄子·马蹄》。

《释文》云：“《石氏星经》云伯乐天星名，主典天马。孙阳善驭，故以为名。”

这类现象还包括我们所熟悉的“轩辕”。

我们可以从古人的生死观和宇宙观来解读这些现象，但神话与人事的先后源流很难得到定论。傅说是因为进入殷人信仰成为神明才得以上比列星，还是因为神话信仰而衍生出傅说武丁君臣相遇的故事？伯乐究竟是善治马而以天马星为名，抑或由天马引申为相马、治马的行业神？由于时代久远，这些其名现象如何产生，其中许多细节已经失落，我们无法追寻其中的源流，但这些现象仍然为我们提供了相应的线索，揭示出了神话与人事的复杂关系。

五、《庄子》中的“寓名”

“寓名”是俞樾常用的一个概念。《庄子》多寓言，寓者寄也，寓名指的便是有所寄托而创造出的人名。如《逍遥游》篇汤问棘大鹏故事，又见于《列子·汤问》，俞云：

又按简文云：“一曰汤广大也，棘狭小也”，是以汤、棘皆为寓名，未考《列子》。然《庄》、《列》本多寓言，谓是寓名亦得也。

俞樾的意思是指，汤和棘并非实写，这两个名字是寄托了“广大”和“狭小”的用意而造就的。在俞樾看来，寄托的名字可能有所本，其中一些是依照现实中的姓名构成来创造的，如《德充符》篇之支离疏：

司马云支离，形体不全貌。疏，其名也。按下有“支离其形”句，故旧解如此。然汉有复姓支离，见《广韵》五支，注：“庄子书《至乐》篇有支离叔，《列御寇》篇有支离益。”则支离疏自是人姓名，借以寓形体不全之意，正犹汤广大、棘狭小矣。

另一些则可能本自己有的神话传说，如《大宗师》篇论得道之法，便列举了一批将哲学概念拟人化而形成的人物形象，说这方法是从他们那里听来：

闻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闻诸洛诵之孙，洛诵之孙闻之瞻明，瞻明闻之聂许，聂许闻之需役，需役闻之于讴，于讴闻之玄冥，玄冥闻之参寥，参寥闻之疑始。

对此俞樾云：

按自副墨以下崔云皆古人姓名，或寓之耳，无其人。然如玄冥则少皞氏之子，实有其人，此外古书不传，无可考证。疑庄子虽托名见意，亦必有可托而托之，非皆乌有先生也。

《庄子》中的寓名，连同上文提及的在内，笔者也进行了初步统计，见下表3：

表3 《庄子》寓名表

篇目	姓名
逍遥游	汤、棘
大宗师	副墨等九人、无庄、据梁
德充符	蹇盎大癩、支离疏、叔山无趾、哀骀它、兀骘支离无脰、伯昏无人
应帝王	樛、忽、混沌、日中始、天根、无名人
在宥	鸿蒙
天地	淳芒、知、啜诘、象罔
至乐	支离叔、滑介叔
知北游	知、无为谓、狂屈、泰清、无务、无始、光曜、无有
徐无鬼	大隗、方明、昌离、张若、罔朋、昆侖、滑稽
则阳	少知、太公调
盗跖	满苟得、无足、知和
列御寇	郑人缓、翟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寓名常集中出现在特定的篇目，表现特定的主题：如《大宗师》隐喻得道之法，《德充符》以形体的残缺反衬人物“德”的完满，《应帝王》中的寓名与统治术有关，《知北游》则宣扬“无”的观念。寓名使用较多的篇目，大多属于内篇和“述庄派”，表中列出的篇目只有《在宥》、《天地》是“黄老派”、《盗跖》晚出，从这里也能透露出内篇与“述庄派”创作手法的一脉相承。

如果区分得更细致一些,《德充符》中的寓名是对形体残疾的描述,论到用法才是寄寓;而其他寓名,名字本身便隐喻某些道家的观念。值得注意的是,后一类由道家观念而来的寓名,其中有不少与黄帝有联系:

《大宗师》:

夫无庄之失其美,据梁之失其力,黄帝之无其知,皆在炉锤之间耳。

无庄,《释文》云:“无庄饰也。”成玄英疏云:“古之美人。为闻道故,不复庄饰,而自忘其美色也。”据梁,《释文》云:“强梁也。”成疏云:“古之多力人。为闻道守雌,故不勇其力也。”

《天地》:黄帝使知、离朱、喫诟、象罔索玄珠,象罔得之。

玄珠喻道。《释文》:“知音智。”离朱见前文,是传说中的明目人。喫诟,郭嵩焘云:“喫,声也;诟,怒也。怒亦声也。《集韵》云‘喫诟力争’者是也。知以神索之,离朱索之形影,喫诟索之声闻,是以愈索愈远。象罔者,若有形,若无形,故眸而得之。”

《至乐》:

支离叔与滑介叔观于冥伯之丘,昆仑之虚,黄帝之所休。

《释文》引李颐云:“支离忘形,滑介忘智,言二子乃识化也。”冥伯之丘,李云:“喻杳冥也。”

《知北游》:知问道于无为谓、狂屈皆不得,问于黄帝而得。

成玄英云:“此章并假立姓名,寓言明理。”

《徐无鬼》:

黄帝将见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为御,昌寓骖乘,张若、謏朋前马,昆阇、滑稽后车。至于襄城之野,七圣皆迷,无所问涂。适遇牧马童子,问涂焉……

大隗,《释文》云:“崔本作泰隗,或云大司神名也。一云大道也。”方明等人,俞樾云:“按皆寓名,而《释文》均无说。”

上文中出现黄帝身边的人名,大部分是寓名。出现的篇目,《大宗师》在内篇,《天地》为“黄老派”,其他3处为“述庄派”,大体在思想倾向上保持一致。这些寓名所寄寓的概念,也普遍与认知有关。黄帝在内篇和“述庄派”篇目中,如前文所见,常常作为智慧的象征来使用。然而道家贵无,《庄子》又特别从认识论入手消解万物之间的差别,以达到“道通为一”,“无知”才是比智慧更高的境界,这也正是内篇和“述庄派”篇目中黄帝的形象有时不能至善至美的原因。然而一旦得道,便如《大宗师》所言,美人忘记了自己的容颜,强人忘记了自己的力量,黄帝也反过来忘记了自己的智慧。黄帝周边的寓名,凡是表示认知、感官或语言一类沟通外界的能力的,如“知”、“喫诟”、“方明”,在这类寓言中往往无功而返;表示昏默无知的,如“象罔”、“无为谓”,方能得道。

《史记·五帝本纪》云:“百家言黄帝,其言不雅驯。”或许其中混杂有这类东西。今天我们看到的传说中的黄帝臣,其中很多人,如“黄帝七辅”中的天老、地典、知命、五圣、窥纪(34),“四辅”中的常先(35),名字都十分清晰地表达了与道家治道有关的概念,或是某种类型的专业技术。过去多以为这种名字来自掌管某项职务的职官或部族,其实从另一种角度来思考,我们不妨用寓名来解释。黄帝君臣本来就可能是拼凑而出的整齐系统,如前文《胠箧》篇古帝容成氏,在《世本》中便是黄帝之臣:“容成造历。”(36)这个系统是可以无限扩展的,也正是这样一个系统支持着各种与黄帝有关的故事。现在可见的黄帝材料,不是世系或神灵体系,便是对话体或黄帝故事。《庄子》的寓言,与后者有着天然的联系。寓名这种写作方式,恐怕不仅限于《庄子》一种典籍之中。

其他的古史材料,也有值得深思之处。如前文俞樾论“玄冥”为少皞氏之子,以为“必有可托而托之”,或许在这里,也要进行一下反向思考:少皞之子、水神玄冥是否才是取材于水之幽深的寓名。我们致力于用理性去认识的历史,其中混杂多少神话的因素;而我们今天看到的神话,又经过多少理性的加工。这使我们在研究中,不可不小心谨慎地思考与权衡。

六、结论

《庄子》多用人物寓言的写法,以及《古今人表》对《庄子》的引用、《释文》和成疏对人物训诂的重视,一脉相承,都与人在古籍中的纲领地位分不开。纵观先秦的文体,记言记事的历史文献,如《尚书》、《春秋》,人是条贯整体的重要线索;而谱牒类文献及广泛流传的历史故事,人又直接构成体裁的脉络。《庄子》以人物寓言设教,称之为“重言”,便是对传统的借重和延续。虽然庄子被讥讽为“蔽于天而不知人”(37),但我们阅读和理解《庄子》、体会其思想背景,以及为广泛的历史文化研究储备知识,仍然不能抛弃人这条最为基础的线索。这也正是人名研究的意义和功用所在。

注释:

①普遍被认为晚出或作伪的篇章,或带有晚近语汇,如《刻意》所言导引养生;或格调不高,如《盗跖》诋訛孔子。但今天我们知道,导引养生见于马王堆帛书,《盗跖》见于张家山汉简,均在汉初。阜阳双古堆汉墓竹简亦在汉初,其中包括长期以来被怀疑的伪篇《让王》。

②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页70至103。

③班固云:“虽不考乎孔氏,然犹著在篇籍,归乎显善昭恶、劝戒后人,故博采焉。”引自王利器、王贞珉《汉书古今人表疏证》,页1—2。

④俞樾《俞楼杂纂》,清光绪二十五年春在堂全书本。下引俞樾言皆出此。

⑤潘雨廷《庄子人名释义》,《易与佛教·易与老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页274至304。

⑥俞樾《俞楼杂纂》。

⑦俞樾《第一楼丛书》，清光绪二十五年春在堂全书本。

⑧《南华真经注疏》，中华书局，1998年。下引《庄子》皆出此。

⑨参见高华平《颜渊之学及〈庄子〉中的颜渊》，《诸子学刊》2010年第四辑，页133至144。高文统计颜回故事15次，是与笔者统计标准不同所致。高文及其所引章太炎《国学概论》均以为庄子崇信颜回，郭沫若《十批判书》也有庄子源出颜氏之儒的看法，笔者不能同意，观点详下，但限于篇幅，不能过多展开。

⑩王叔岷《庄子校注》，中华书局，2007年，页42。

(11)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附录三《论语人物表》，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页82，注2。

(12)《达生》篇颜阖见鲁庄公，又见于《荀子·哀公》，颜阖便作颜渊。

(13)参见晁福林《子华子考析》，《史学月刊》，2002年第1期，页29至33。

(14)参见顾颉刚《从〈吕氏春秋〉推测〈老子〉之成书年代》第一节《杨朱的后学者——詹何与子华子》，《古史辨》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页498至499。

(15)《春秋左传正义》卷六，清嘉庆二十年南昌府学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本。

(16)李零《中国方术考》上篇术数考，中华书局，2006年，页173至179。

(17)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8)《山木》之王子庆忌居卫。俞樾《人名考》以为周王之子仕卫者。但有些学者以为王子庆忌即吴公子庆忌，如唐明松《〈庄子〉人名辨析三则》，《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7年第2期，页88至89。唐文引《吴越春秋》要离刺庆忌故事“遂如卫，求见庆忌”，以为吴公子庆忌居卫。

(19)按《庄子·田子方》，子方自称“无择”，疑当名无择，字子方。

(20)刘钊《古文字中的人名资料》，《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年第1期，页65。

(21)刘钊《古文字中的人名资料》，《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页66至67。

(22)刘钊《古文字中的人名资料》，《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页61至62，列举了一些取自释、道的名字。

(23)《高士传》卷上，明《古今逸史》本。

(24)于淑娟《中国古代人神共名现象的文化解读——以庆忌、肩吾为例》，《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页147至151。于文还给出其他汉以后取名肩吾、庆忌的例子。但于文将神名割裂开，从字面意义来解读其含义，并认为后人取名单纯出于对神形象和名字含义的仰慕和模拟，笔者不完全同意。

(25)刘钊《古文字中的人名资料》，《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页66至67。

(26)《吕氏春秋》卷二二《察传》，四部丛刊景明刊本。

(27)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页203至204。

(28)参见刘尧汉《中国文明源头新探探——道家与彝族虎宇宙观》，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114至117。刘书将老子与彝族虎崇拜联系在一起，认为不仅“李耳”为虎，“老聃”亦是彝语虎之转音。

(29)《白虎通德论》卷一，四部丛刊景元大德覆宋监本。

(30)《吕氏春秋》卷一三《有始》。

(31)《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四。

(32)《楚辞》卷五《远游》，四部丛刊景明翻宋本。

(33)《国语正义》卷八，清光绪章氏训堂刻本。

(34)《路史》卷五《后纪》，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又，银雀山汉简有《地典》，是兵阴阳类书，内容主要与地形有关。

(35)《史记》卷一《五帝本纪》。又，上博楚简有《恒先》，内容是道论。

(36)《世本》，中华书局，2008年，页36。

(37)《荀子·解蔽》，[清]王先谦《荀子集解》卷十五，中华书局，1988年，页393。